

# 凄美壮烈与苍白如水

——青海作家简冰小说谈

文 王学海

阅读《这样的日子慢慢过》(刊于《都市》2014年8期),最令人震撼的是蓝倪这个浸润于戏曲中的人物形象。在一个精神追求处于饥寒交迫(京剧虞姬的形象日渐被人冷落),渴望演出又处于极度贫困(5年未能演出)这么一个现实的生活状态中,作为戏曲演员的蓝倪,当然是既看不到灿烂的前途,更不容她有积极的进取与可喜的收获(平时观众戏迷的喝彩与掌声)。火热的爱戏之心被强迫退于舞台的边缘,本来很正常的排戏演戏这份神圣工作,竟残酷地一下变为不可能。而尊重传统、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又不时噬咬着蓝倪的心。就连身边最亲的人,她的丈夫骆阳,也不时开导式地在她耳边打退堂鼓。这就是渴望成为演虞姬主角的蓝倪的处境,精神与灵魂被砌在坚硬的高墙之中,身跃不过、声飘不出的唱戏的蓝倪。

当这样的叙事为我们拉开了故事的序幕后,作者并没有按俗套去人为地制造曲折离奇、大起大落,或是依第三者故事情节去生发一个新的变形的蓝倪,而是非常深刻地紧扣蓝倪灵魂与精神同步的挣扎,把蓝倪内心世界最深层的东西,放置在日常审美化的复杂现状中去作新的艺术处理。我们知道,一个人的灵魂在生活之中的作用,是通过其判断后作出决定,然后在此前提下去付之行动的。作者给蓝倪的判断一决定一行动,正是戏曲退至舞台的边缘,蓝倪

坚韧之心终于崩溃,在她决定放弃又怀上小孩准备另走生活之路时,忽遇剧团团长让她马上上班重排《霸王别姬》这云开日出的转机。于是,最后的行动就在于蓝倪作出了果断之决定:打掉孩子!在这个“一转身就是虞姬自刎时的动作”,睁眼就是“一股哀怨的刚烈之气”的蓝倪身上,她的意志,就是把虞姬演得“凄美壮烈”。作为一个艺术型的女人,能在她心仪的角色里,把她的灵魂与精神完全真诚地交付给她的心仪偶像,这就是最大的人生。而在这里,我们又可深入地看到了潜在的作者的意志:那就是对传统经典艺术的一种永不动摇的信仰。正由此信仰,他笔下的蓝倪,才血肉丰满、令人信服地去做出了自己勇敢的判断和坚毅的决定。读者自然地想到和看到了:蓝倪在如此窘境下做出的出格(跳离俗世的大道)行动,正是为了真正的自我超越。它合乎一个真心的酷爱艺术的演员的本性。当我们看到蓝倪这个形象生发的一系列生活场景:由决定不练功,另谋生路,到为一场虚空的演出打掉孩子;由拒绝去K厅演唱,到去黄红精心安排的包厢唱虞姬,再到“蓝倪:bjj惊情夜及《亲爱的虞姬》首发式”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在的、情感丰富的、追求执着的蓝倪。正是这些心怀理想的人,被甚嚣尘上的经济主义挫败打落得激情所剩无几,而今天,作者又刻意从生活的深海中为我们打捞上来这么一个“稀世

珍品”，从而让我们在惊醒中能与蓝倪一起获得重生。小说的价值所在，就在于作者以痛楚告诫我们：人的灵魂不需用彩笔去描绘，而是需要你准确高尚的意志去行动，去作新的创造。有追求才有生活美，这样的生活美，才是真正的人的尊严。

一篇小说的成功，还在于以独特的语言去营造具有张力的氛围。《这样的日子慢慢过》做到了。如描述蓝倪对虞姬这个角色的迷恋，在她作出决定放弃，又偶遇正在上演的《霸王别姬》，“她怀着诀别般的心情，走进了剧院。而那气氛立即把她点燃了……虞姬在舞剑，那剑光把那团红色撕成碎片，她能感觉到四处弥漫着的血雾，那种淋漓的喷涌，那种对生的绝决与对死的坦然，那种爱的凄美与情的壮烈，不仅是在演绎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缠绵，还有激越的人生里面那种深切的苍凉，绝望和不可调和的立场。”点燃、舞剑、撕成碎片的红色、血雾、喷涌、生得绝决、死得坦然、爱的凄美、情的壮烈、苍凉、立场——这些动词与场景加上色彩，齐刷刷地为我们交织成了一个立体的环境，它既有客观的，又有心灵的，既是艺术的，又是自我的。

再如：“蓝倪的话让骆阳十分感动，他从梯子上跳下来，一把拥住了蓝倪，手里的灰桶倒地，洒了一地。在满屋子的纸屑与废木料中，他充满激情地亲吻她。她仰着脖颈，感到他的嘴唇在热烈地游走，像一把利剑在把她的生活割裂开来，一半留给她的理想——虞姬，一半留给现实。她知道虞姬将永远成为一个梦想。她今后的生活，便与这些琐碎的纸屑一样布满她的心田时，她的泪水喷涌而出。”

有时候，含蓄新颖的用词，确是作品与读者审美阅读之间的桥梁。它既有小说写作上技术的含量，也有作品作为艺术的内在质地。这一点，只有成熟的作家才能自然自由地做到，而简冰在《这样的日子慢慢过》里，也做到了。尤为典型的一例，是他在描写骆阳为蓝倪退出江湖“补偿”给她的床上戏：“他不由分说地抱起她，回到他们的床上。这一次也许是骆阳发挥得最完美的一次，他整个身心都似乎得到滋

润，他饱满得像雨后的春笋，不顾一切地脱颖而出，让蓝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早晨……”极其含蓄形象又着新颖比喻的用词，包蕴着巨大的张力，非常酣畅淋漓又跳出俗套的叙述，留给我们的鲜净清新中的怦怦心跳。

说到新颖与奇特的刻划，我们又可在简冰先生的另一个短篇《落差》中见出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王林为什么在镜子前看自己一丝不挂的身子，会有“她的身体对她自己来说也是陌生的”，因为她的同居的男朋友出国后，“日子就在分离中变得苍白如水”。因为“自从男朋友出国后，她开始冷淡自己。”这就是《落差》中的女主角，比起《这样的日子慢慢过》，它没那么多枝枝桠桠，没那么多纠结曲折。然而，就在这貌似素描般的短篇里，我们无论从作者的单刀直入，还是女主人公的生活的直接现场解剖，都会看到简单之中夹杂起伏的复杂变化。因为“一个人生活”，所以似潜流一样，虽然表面依旧，但内在变异却着实不易掌控。一个简单的情人节，一个简单的老情人约会，也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然而，富有趣味富有寓意的，虽然两个人同时“滑入更深的黑暗里”，但王林在黑夜里寻到了白天的光——她“闻到了树叶散发出来的香味”。而她的旧情人则“闻不到”，“可能压根就没有”。这是作者的艺术巧妙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生活内质的差别！所以，当自在的欲望将俩人拉近，当异性的感觉把干柴点燃，干柴的王林反会兀然惊觉：“他的胸脯很宽大，但怎么就那么荒凉呢？”宽大——荒凉，这两个关键词，就像一首诗的诗眼，把整篇小说一下从平常中拉升到一个高的品位，也把《落差》这个主题艺术又鲜活地点明了出来。

《这样的日子慢慢过》与《落差》，均是作者关注底层生活、平常百姓的叙事，它没有高大的理想框架和厚重的伦理说教，也不让绝对的平庸与琐碎进入文学。小说记录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，它告诉我们：有时，天堂里吹来的风，到人间也许就是一场暴雨。从这一点而论，两篇小说似乎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。